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的 “一致性”与“多样性”研究^{*}

何虎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建立的内在依据。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革命-爱国-复兴这条逻辑主线贯穿其中。在聚焦生产关系、揭露社会本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视角下，革命统一战线是一个具有二分结构的救国联盟，其一致性在于斗争目标，其多样性在于属性定位；在着眼群体利益、反映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构成理论视角下，爱国统一战线是一个具有多层构成的民族整体，其一致性在于思想根基，其多样性在于利益诉求；在坚守底线原则、包容社会差异性的马克思主义完整阶级理论视角下，复兴统一战线是一个具有复合体系的人类世界，其一致性在于权利义务，其多样性在于行为主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统一战线 一致性 多样性

作者简介：何虎生（196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北京 100872）。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中共中央新修订的《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确立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制度层面上明确并强调了这对范畴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建立的内在依据，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根本指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构成-完整理论视角把握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使得统一战线整体遵循革命-爱国-复兴的逻辑主线。只有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通起来，才能在新时代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一致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一、阶级结构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的 “一”与“多”：一个联盟，二分结构

毛泽东从1920年开始使用“阶级斗争”概念，并将之作为办事的出发点之一^①。这种从马克思

^{*}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研究”（201LZZA002）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的阶段成果。

^① 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主义阶级结构理论视角分析考察中国社会的尝试，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敌友区分”思维的观照下，统一战线被视作一个具有二分结构的救国联盟。它既能够彰显共同抗“敌”的现实诉求以巩固革命目标的“一致性”，又能够超越以“我”为准的阶级属性以凸显“友”的力量来源的“多样性”，使其成为决定人心向背与力量对比的重要法宝。

1. 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聚焦生产关系，揭露社会本质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的核心概念，要理解阶级结构，首先要理解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与私有制相伴相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资本通过剥削劳动从而实现自身增殖的生产方式反映于社会政治层面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由此形成的二者之间尖锐对立的社会阶级结构。

在阶级结构理论视角下，马克思对于“中间阶级”这种既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又参与劳动的群体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对其终将消亡的预测上。马克思认为，中间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产并最终进入无产阶级队伍当中，以此揭示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契机——“中间阶级”消亡的时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不可调和的时刻，也就是革命条件成熟之时。由此可见，马克思进行阶级结构分析的根本目的在于揭露阶级间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以此呼唤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因此，思维上的抽象和架构上的二分共同构成了该分析视角的显著特征，“革命”就是其所追求的核心现实目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认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对立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价值，但他却从未将阶级斗争（对立）当作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联合深受资产阶级压迫的其他阶级，就难以匹敌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结成联盟的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完成消灭资产阶级、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建立工农阶级联盟，而这正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雏形。其建立的初衷就在于争取并联合“中间阶级”，不断扩大无产阶级的力量，缩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地带”，从而将二者之间的对立结构推向极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列宁进一步深化了上述联盟思想，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概念内涵，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应用于实践。

2. 统一战线的敌友区分思维：立足革命形势，沿袭结构范式

毛泽东曾谈到，在看了《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后，他“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以此为切入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而且为发掘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找到了理论遵循。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不只是解释社会，更重要的在于改造社会。明确力量来源只是前提，团结并引领这些力量共同开展革命斗争才是目的。经过共产国际的传播和协助，统一战线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实践形式，被中国共产党人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团结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开展社会革命、改造旧中国，是党的首要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这种急切的诉求决定了党在那个时期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无法对各种矛盾加以细致的区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分，而是强调了结构上的两极对立。但这种对立结构当中的主体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而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的“敌”与“友”。

这种划分方式，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范式的二分结构，有助于党集中分散的革命力量形成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最强力量，另一方面也立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具有某种程度上“跨阶级”的灵活性。换句话说，在敌友区分的思维下，资产阶级不一定是绝对对立的“敌”，而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具有了成为“友”的可能性，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在此前提下，统一战线既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重要法宝，立足于阶级又不局限于阶级。敌友区分思维方法内融阶级立场，外显革命诉求，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对社会各阶级进行敌我区分的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总体上可以被看作由工人阶级同劳动者以及工人阶级同非劳动者这两支队伍共同组成的救国联盟，二者既具有相同的斗争目标（一致性），又具有不同的属性定位（多样性），前者是非对抗性的，而后者具有对抗性。

3. 革命统一战线的两种划分：相同斗争目标，不同属性定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第一支队伍，主要由工人与农民组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②党提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符合广大工农阶级的切身利益，使得他们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因此，这支队伍是非对抗性质的，在一致性上属于主要方面。而第二支队伍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妥协性的一面，因此该队伍相应地在具有非对抗性的同时也具有对抗性，具有成为“敌”的可能性，在多样性上属于次要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后，当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第二支队伍还包括了一部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由统一战线一致性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诉求所决定的。总的来看，这两支队伍对于统一战线整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忽视了前者，统一战线就失去了一致性的根基，大革命后期中共遭受的惨痛挫折就印证了这一点；而缺少了后者，统一战线就会缺乏多样性的革命力量，全面抗战前期中共的艰难处境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才能使革命统一战线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最大效用。

1949年至1978年间，党内先后出现四次聚焦统一战线存废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定位问题展开，突出表现在对第二支队伍的属性问题特别是其对抗性的把握上。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虽然当前还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但“竞争现在就要”^③。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些人就发出了诸如“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④的声音，主张取消统一战线。虽然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批评了党内不重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思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第二、三次争论进一步围绕着“社会主义是否需要统一战线”以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8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5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64页。

“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当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而展开。尽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反映了党在阶级结构理论视角上的转换倾向，即不再以非对抗性和对抗性来对统一战线进行二分把握，但根据“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①的判断，第四次争论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理论的片面认识和错误运用，给中国社会的统战实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二、阶级构成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的 “一”与“多”：一个整体，多层构成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所包含的另一种范式即阶级构成理论，符合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能够深入到阶层之中考察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随着阶级理论由结构视角向构成视角的转变，“爱国”开始取代“革命”成为把握统一战线本质属性的政治基准。

1. 马克思主义阶级构成理论：着眼群体利益、反映社会现实

《共产党宣言》指出，私有制社会不仅分裂为不同的阶级，“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阶级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深入阶级内部进行细致的考察。例如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划分的阶层至少包括：小资产阶级、富农和中农、小自由农、农奴、农业工人、工业工人。由此可见，阶级构成视角主要关注群体利益。

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判断不同，被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范式排除在外的中间阶级不仅没有随着资本的集中而汇入无产阶级阵营最终从社会中消失，反而在垄断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日益壮大，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立足阶级结构范式分析了阶级问题，而且还揭示出现实社会中构成中间阶级的具体阶层：一是商业工人，二是产业经理。这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分工将趋于细化，此时新型中间阶级将会出现，其阶层成员通过提供服务获得薪饷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工资，使其不同于传统中间阶级也即小资产阶级。基于此，马克思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发展趋势作出了以下判断：中间阶级的人数将逐渐增加，而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渐缩小。恩格斯也补充了原有的阶级结构观点，认为中间阶级将会发展成为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正如他在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版序言中所说：“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③从某种角度来看，被埋入历史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还包括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趋势。新中间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既大大改变了中间阶级的内部构成，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整体的阶级结构。当然，阶级构成分析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推翻先前的阶级结构理论，而在于深入阶级内部，揭示出新中间阶层兴起这一具体社会现象。任何脱离阶级立场来谈论阶层的观点可以说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2. 统一战线的广泛联合倾向：抓牢爱国基准，借鉴构成分析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通过深入分析“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为统一战线构建了“三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框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页。

毛泽东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考察中区分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体现出对阶级结构分析方法的沿用。但他同时指出，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抗性能否向非对抗性转化的条件，释放出开始向阶级构成分析视角过渡的信号。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观，巧妙地以“人民”话语融阶级立场的原则性与阶级构成的现实性于一体。

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明了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彻底性，同时强调了不同群体包括资产阶级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阶级理论上回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层面，重启了由阶级结构向阶级构成视角转变的步伐。基于此，邓小平进一步作出对新时期统一战线根本性质的准确判断，即“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①。不过，在对统一战线名称的具体表述上，讲话中仍然沿用了“革命统一战线”一词，说明在党内仍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分歧和思想阻力。

1979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提出，“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②，一方面仍保留着“革命”二字，另一方面补充并突出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鲜明地体现出阶级理论视角在转换过程中的衔接过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了“革命统一战线”提法，明确提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③。这反映出指导统一战线的阶级理论正式完成了由结构视角向构成视角的转变，“爱国”开始取代“革命”成为把握统一战线本质属性的政治基准，统一战线的思维倾向也开始由区分敌友转换为广泛联合。

在此之后，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由“三阶级一阶层”发展为“三者联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基本成型，从农民和工人两大传统阶级当中陆续分化出众多新兴阶层，统一战线立足阶级构成视角将他们合理定位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吸纳入内，扩充为“四者联盟”。无论是“劳动者”还是“建设者”，都包含在“爱国者”范畴之内，爱国统一战线从“劳动者”到“建设者”整合范围的延展，更加反映出阶级构成分析视角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现实适用性。

3. 爱国统一战线的有机层次：共同思想根基，多样利益诉求

在阶级构成视角下考察爱国统一战线，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多层构成”，即爱国者作为一个具有阶级性的民族整体，其内部存在着多种阶层构成：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根基上具有爱国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利益诉求上具有多样性，这两个方面共同决定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也具有复杂的多样性。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④伴随着统一战线理论由阶级结构向阶级构成视角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也由联合部分阶级开展革命斗争转变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联合所有阶层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依靠的力量更为广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也更加丰富，不再只是与中国共产党在短期目标上达成一致的各所在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在根本立场上保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49页。

③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④ 《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67页。

持一致的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被爱国主义囊括。对二者进行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强调阶层不能离开阶级、凸显社会主义一致性所具有的阶级性。因而，无论“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如何变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其不变的核心要义。

在劳动者、建设者都属于爱国者的一致性前提下，统一战线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从本质上来看是由经济成分、产业结构和劳动性质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从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出发，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体现为从“体制内”单位即国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向“体制外”即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单位流动的特点；立足产业结构的多样性，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表现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的倾向；从劳动性质的多样性来看，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呈现出由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发展的趋势。此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共同促成了工农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和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人们在所有制、行业之间的流动，既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不再绝对，例如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又让同一阶级内部阶层之间的边界富有弹性，例如手工业工人成长为高新技术产业工人，还促使新社会阶层与工农阶级之间出现了双向流动。爱国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开始形成有机的互动，而不再是僵化的铁板一块，中国社会也逐步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三、完整阶级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的 “一”与“多”：一个世界，复合体系

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全球范围内的“再无产阶级化”现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正在我国形成，劳资矛盾渐趋尖锐且深刻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出发，将阶级结构与阶级构成整合为一个完整理论视角来把握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在该视角下，统一战线是一个由多个同心圆嵌构而成的复合体系，其坚守的一致性底线毫不动摇，包容的多样性半径愈发扩展，致力于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前进步伐、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1. 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坚守底线原则，包容社会差异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把社会格局看作一个平行并列的“组关系”，社会分层理论将其解读为一个高低有序的“层关系”。产生此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对社会成员间平等关系的思考不同，前者关注不平等产生的深层根源——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而后者倾向于将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收入水平、受教育机会存在差异等阶层间的实际状况解读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着眼于“是什么”的问题，其思维逻辑从本质上看是在用现象解读现象，既无法对现实当中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作出深刻解释，也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措施，反而会因内在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而产生激化社会群体矛盾的潜在风险，比如将制度漏洞所造成的局部不公放大为阶层固化命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仅没有被社会分层理论取代，反而随着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重新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中心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的运动，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解放全人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从功能层面上来看，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具有结构与构成两个方面，前者聚焦生产关系，致力于以揭露社会本质来掀起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后者着眼于群

^①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是》2019年第22期。

体利益，致力于以反映社会现实来适应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总体上呈现出从前者向后者的延伸而不是转换的趋势，因而始终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也就决定了从价值层面上来看，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始终只有一个价值取向——“人类性”，体现为无产阶级致力于促使人类达成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与实践。

统一战线因其追求的目标即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联合而成为“人类性”实现的基本载体和实践路径。此种联合按照以下过程逐步实现：首先，无产阶级在一国内取得统治地位，使自身由社会底层跃升为领导阶级；其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各国的物质生活条件趋于一致；最后，“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到那时，超越了民族狭隘性的“人类性”就能够在联合了广泛无产者的统一战线也即“真正的共同体”当中生成。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人类性”价值取向决定了统一战线必须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坚守底线原则；另一方面肯定其他力量的客观性，包容社会差异性。

2. 统一战线的向心复合特征：凸显复兴导向，顺应时代浪潮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命题，形象描绘了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历史过程，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愿景，清晰指明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奋斗目标。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爱国统一战线由“四者联盟”扩大为“五者联盟”，增加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一有生力量^②。在此基础之上，与民族复兴互为表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统一战线的“爱国”内涵，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复合体系的形成标定了基本的辐射领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③中华民族是各个民族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是各个民族的共同追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彰显“共同体”的本质状态，阐明了各民族成员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命运与共，实际上是以强调文化性的“民族复兴”兼容了凸显阶级性的“国家统一”。此时统一战线的政治基准既坚守着一直以来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底线原则，又发展了此前“爱国”所能够包容的社会差异限度，虽然其整体上仍然以“爱国”为核心，但得以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彰显。前者以后者为深层目标，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条件，二者之间呈现出由前者向后延伸的必然趋势，这意味着统一战线的政治基准也必将遵循从“爱国”向“复兴”演进的发展导向。

这一发展导向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为鲜明地体现出来。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④。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在融合了纯粹阶级立场与广泛利益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完整阶级理论视角下所提出的重要理念。它契合了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

③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统一战线从诞生起就矢志追求的“人类性”价值导向，客观上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作用范围由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外拓展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统一战线的奋斗目标由中华民族的复兴拓展至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更加凸显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世界历史意蕴。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曾出现过严重失误和重大挫折，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统一战线建国、治国，“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回馈世界，不仅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而且要以各方面的成就在当代世界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当前主要通过在世界舞台彰显平等公正、和平发展、共建共享等先进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实践来实现。

进入新时代，通过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统一战线一方面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大拓展了地位格局，汇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有效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凭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联谊半径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力图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主义，由此形成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步伐有机整合在一起的复合同心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步由爱国统一战线演变成复兴统一战线。

3. 复兴统一战线的立体维度：同等权利义务，多元行为主体

无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各个民族，还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各个国家，都是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主体，都享有生命权、发展权等作为人类群体的同等基本权利，也应当承担维护世界秩序良好运转的同等重要义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完整阶级理论视角下“人类性”价值取向的应有之义，也是复兴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在复兴统一战线的复合同心圆体系之中，守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底线是圆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致性根基。以“底线”这一侧重“普遍禁止”而不是体现“独有主张”的范畴来作为统一战线复合体系的根本共识，目的在于旗帜鲜明地反对损害世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主动履行应尽义务，而不是骄傲自大地主张“普世价值”“文明优越性”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侵害他者应享的权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② 制定该圆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当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而且在于以中国共产党秉持和恪守的共商共建共享这一全球治理观在国际上引领各国共担责任义务、共谋发展权益。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了复兴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内圆，除了“圆心”所规定的根本一致性外，其本身也是一个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有机体系。一方面，统一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共同的选择，这是一致性的基石；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基本上是根据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而实行特殊的统治和管理，这是多样性的保障。这种多元民族与统一国家的同构状态为我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本框架，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由此成为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最好切入点。其中，一致性侧重表现为各民族共同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和国家主权的义务与平等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而多样性突出表现为国家尊重各民族自由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愿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等，其适用对象主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要为少数民族。这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国家为保护民族多样性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否则，在机械的一致性原则下，少数民族成员要么放弃自身特性融入主流，要么默默坚守走向衰弱，这就违背了一致性需要与多样性共在具有意义的前提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复兴统一战线同心圆的外圆，同样是一个围绕着“圆心”复合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体系。首先，我国当前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社会主义制度现实感召力和感染力的主要依托。作为新时代扩展统一战线的全新尝试，其一致性在于能够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符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人民的共同意愿。其多样性在于能够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力，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是促进文明交流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其次，我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以身作则，坚持既为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国担当，以实际行动再次向世界展现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价值取向，有力证实了单边主义的不切实际。其一致性体现为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保护生命，将尊重生命权利这一各国人民共同的根本权利作为最高行动准则。其多样性一方面表现为不隐瞒，及时准确、开放透明地共享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信息，主动分享中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探索形成的抗疫经验；另一方面体现为不封闭，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实地考察，加强与各国在医疗救治、药物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

不同于以聚焦生产关系的阶级结构理论作为出发点的革命统一战线，也不同于将关注群体利益的阶级构成理论作为支撑点的爱国统一战线，复兴统一战线以整合了结构与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完整阶级理论为指导，是去除了二分结构的对抗倾向与多层构成的失衡风险、吸纳了前者的信念立场与后者的交流机制后发展生成的有机复合体系。它所包含的两个共同体既围绕着同一个一致性根基，各自又都分别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既向心聚合又向外扩展，既自成体系又彼此互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支点，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外部支撑，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指明了落脚点：必须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各民族主体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又以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为己任，呼吁各国家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只有如此贯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经验的国际化，才能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从构建我国自身的“大统战格局”出发向着形成世界范围的“真正的共同体”迈进。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2] 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 [3] 王浩斌：《马克思中产阶级理论的两种范式及其意义——以“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范畴为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编辑：梅 岚）